# DeadDays & DogTime

**前言**

这是个没有希望的灰色时代。鱼儿把水弄脏了，然而自己长出了腿和肺，走上了陆地。它们留下一片死亡的沼泽和一群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肺的鱼。这些留守的鱼呼嘘毒疠，辛苦恣睢，少有进化。

我宁愿无知，宁愿愚昧，这样我就不会心有戚戚，也不会求而不得。无知是一种幸福，哪怕无知的人不知道这是一种幸福。

一个人学习数学，就会尝受不得解的痛苦；一个人学习自由，就会尝受到不自由的痛苦；一个人吃过饱饭，就会知道吃不到饱饭的痛苦。不识数的人，自然不会有不会解方程的痛苦；一个没学过《人权宣言》的人，自然不晓得关在囚笼里的痛苦；一个一直在挨饿的人，自然不会知道挨饿是一种痛苦。

善恶相生，美丑相成，大抵如是。

然而我们被教导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，从未听说过要甘为人下乃至把绞绳往自己脖子上套。我们被教导要积极进取，建设理想国，从未听说要恢复原始人社会乃至蛮荒社会。我们被教导要追求最优解求最高效率，从未听说要最低消耗乃至不消耗纤毫资源。

我们是否就是被教导要追求痛苦，最快消耗完能源，最快长成树木，最快遍体鳞伤？很有可能。人生是一条走向痛苦的道路，当我们去追求理想，便是在追求痛苦；当我们去尝试新鲜，便是在追求痛苦。

似乎只有躺死在床上，似乎只有不喘气，才是最正确的道理。

什么是解放？是否真的有解放这个概念？是否真的有人曾经获得过解放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，人永远是活在囚笼里。

真正的解放，从一种可能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。人是一种有限的个体，人的脑容量有限，智力有限，体力有限。如果所谓的解放有着自由的属性，那么，这种解放会让人产生无休止的追求的欲望，有了欲望，加上本身的有限属性。所以，从这一点看来，所谓的自由的解放，不是说让人为所欲为，恰恰相反，真正的解放，是让人自我束缚。

《三体》中有一个论述，讲的是最高级的文明，如果掌握了光速飞行，那么它就变成了宇宙中最为危险的存在，因为这个文明可以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，任意毁灭一个星球。必然，这个文明也将成为众矢之的。作者给出了论述，如果一个文明在掌握了这项技术后，想将自己的存在时间延续下去，那么有两者做法。其一就是穷兵黩武，在对方杀掉我之前我先干掉所有人；其次，就是把绞绳放到自己的脖子上，对外宣布自己是爱好和平的，愿意把自己周围的空间制作成光的坟墓，在相对有限的时间之内无法飞出去。

从这一点看来，人的解放似乎与高级文明的自我保护有着惊人的相似性。如果解放意味着掌握了最高的智慧，那么肆意妄为就是一种间接的自我毁灭的手段。相反，如果能主动囚禁自己，把自己置于相对静止的地步，那么就会得到和平与安定。禁锢，有时并不是一种坏的事情。

从之前的论述来看，人类需要解放，但是，这种解放与奴役并没有丝毫的区别。日本的幸福指数向来很高。如果我们不拿那种沙文主义去看待不同文明，我们就或许能从日本的身上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。众所周知，日本的天皇在日本民众心中一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，在二战之前，相当一部分人还相信天皇是神的后裔，是天照命的化身。或许我们今天去看这种认知会觉得当时的日本人非常愚昧，但是从反方向去看，我们会发现，那也是一种别样的智慧。因为他们笃信天皇的权威，所以没有怀疑，也没有痛苦，也没有绝望。相反，他们心中多的是对未来的希望。在这种人的眼里，没有痛苦存在。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幸福与解放。

所以，解放是一种相对概念，是相对于人的痛苦而言的。如果没有认知的过于广泛，那么就有有限的痛苦，那么也就有相当大的幸福。谁有能说这不是我们所谓的解放想带给大众的呢？

归根到底。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共同意义上的平衡，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解放。解放有很多种，但是他们的唯一共同点，就是平衡。所以宋濂在“烨然若神人”的众人中“短褐穿结”而略无慕艳意。说到底，就是思想丰满，没有绝对的绝望与痛苦罢了。